

# 闲话拉呱

□南京 李玉

本来想坐地铁去机场,见路边有辆出租车空着,便钻了进去。司机是一位中年女子,很健谈。

我习惯性地问生意如何,她说比去年好多了,一个月可以挣小万把块钱。

“那疫情期间能挣多少钱?”我本能地追问了一句。

“大哥你说呢?街上连个人都没有,我们怎么挣钱?”

她用一个大哥巧妙地化解了批评我孤陋的尴尬。我才意识到自己因长期从事经济史研究,太过注重在数字上做文章,不免狭隘。

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快地行进,两旁已经开花或马上就要开花的树木刷刷地向后滑去,即使坐在车里,也能感受到雨后田野的勃勃生机。

沉默了一会儿,我又没话找话,问她几个小孩,多大了。根据以往的“经验”,只要与出租车聊

孩子,他们都乐意:自己“苦”钱,不就是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,少受或不再“受苦”吗?

女司机也是一样的,从话语中能够明显体会到她的母爱,语调都欢快了许多。

她说就一个男孩,现在读五年级,很聪明,成绩也不错,班里前几名,就是不太喜欢学习,不愿做课外作业。

讲到此处,语气之中似乎有点遗憾。

我说那是因为他都懂了。“懂了也得做,要不然老师干吗布置?况且,大家都写,你不写不是落后了吗?”

我说跟孩子好好交流一下,他也不小了。

“是哎,我常跟他说妈妈和爸爸一天到晚跑车,妈妈中午和晚上还得赶回来为你做饭,不就是为了培养你吗?”她显得有点激动。

“孩子一定理解。”我插了一句。

她似乎笑了一下,“不过,我也在尽量理解他。”

此话引起我的好奇,一般父母在孩子面前都是“单边专制主义”与“单向命令主义”,谈何逆向理解!

就听她说,与孩子交流多了发现现在的孩子虽然不缺吃穿,甚至要啥有啥,但其实很累,缺少快乐。而没有快乐的童年就是不幸的童年。所以她开始改变自己,与孩子做朋友,多信任孩子,多鼓励孩子,不再盯着他写作业、考高分。“好像他的学习成绩比以前更好了”,她的语气似乎流露出一种自信。

我突然对她肃然起敬,问她是上过大学、学过教育学。她说“上过”。

“什么学校?”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。

“中国社会大学。”说完,她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,我也笑了起来。

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,禄口机场快到了。

里,挂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。闪着光的瓶子,像一盏琉璃灯,把石榴树映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魅影。于是,夏夜里又多了几许如影似幻的扑朔迷离。

三叔提来了热气腾腾的麻子茶。我老远就闻到了麻子茶的香味,一个箭步就迎了上去。我接过一叠花瓷碗,然后一碗一碗依次给奶奶、父亲、母亲、婶婶送过去。于是,夏夜里又多了许多甜蜜的欢声笑语。

山村夏夜,真是一首长长的、优美而又浪漫的诗。我读着它成长,我还把它装进行囊,走遍四方。

如诗的夏夜,泛起了思绪的涟漪。我家性睡在院子里,枕着千里明月,枕着万千繁星,枕着斑斓诗意……枕着所有的清欢安然入梦。

老板娘急匆匆地走过去把菜端了出来。再来一箱啤酒,高个吆喝着。高个先看着他,又歪脖跟那两人说,咱今天不醉不归。想想怎样都是一辈子,肚子里得有油水,每天有肉吃,有酒喝。跟着大哥,不愁没肉吃。

小炒的香味扑鼻而来,啤酒花飞溅开来,带着小麦特有的芳香。他仍专注地吃着面前的面条,仿佛在吃他的大餐。他慢了下来,咬一口蒜,再扒拉一口面条。他这十块钱一碗的手擀面也有几根肉丝,也有鸡蛋花,他喜欢连汤带水的面条。他替老板娘高兴,这几个人的到来,让小饭馆有了生机。只要他们能赚到钱,他比吃什么都要开心。

家里上有父母,下有儿女,中午这一碗面,也算是奢侈了。今天跑了趟乡下送客,回来路上又捎了几个客,收入不错。要不然,他中午要回家收拾一下早上的剩饭。这碗手擀面,算是对自己的奖励。

喝光最后一口汤,他付过钱,心满意足地走出小饭馆。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,他得赶紧赚钱,赚辛苦钱,虽然今天的份子钱早已经赚够了。

## 栀子花开

□江西九江 洪森

连日的雨天,山中天气稍显寒意,一束光线破开山头的云朵,为校园照来了久违的晴朗。学校后山高大的樟树,在风中摇曳起浓密的绿浪,阳光照耀,绿意荡漾。我走进教室,闻见一阵沁人心脾的芳香。

“好香啊!”我不禁说道。

学生们笑起来,目光纷纷投向坐在窗边的一个女生,只见她极尽羞涩的笑容前,是几朵插在笔筒里的栀子花。在清水的滋养下,一些已经张开了花瓣,还有几颗待放的螺旋形花苞,白绿相绕。

小时候,家中父亲开了一个修车厂,母亲负责财务,我童年的一半时间都是在那所宽敞的修车场度过。车场围墙外,母亲用红砖搭起围篱,运土播种,开辟出一片小田地。夏天时栽种茄子、辣椒、豆角,还有一株柿子树,在墙角还有两棵绿油油的栀子花。当立夏过去,空气变得闷热潮湿,天空变得晴朗柔和时,栀子花便会结起白色的螺旋形花苞,在雨水的滋润下渐渐张开。我喜欢蹲在石头围篱上看栀子花,水滴从雪白的花瓣上滚落下,给人一种梨花带雨的美感。

除了车厂门前的菜地,母亲在场内办公室的门前还种了一株白兰树和葡萄树。葡萄沿着门前的厂棚柱子一路攀爬,在头顶围起一圈四方方的茂盛的绿藤,结出一溜青圆的果子。葡萄根边还长有小小

## 东华门

□南京 邱晓燕

家住御道街,午门、中山门一带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五年前,一个细雨纷飞的秋日,经过中山门路南,我忽然看到路旁那一片长期堆放着杂物的地方突然开阔了,一处新修的幽静的小园林就在眼前。我忍不住进去观望,穿过一片停车场,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座青藤缠绕、历尽沧桑的老城门,原来大名鼎鼎的“东华门”就藏在这里!

东华门始建于明洪武年间,是明代故宫的东大门,它与西华门相对,是南京现存较为完整的宫城城门之一。我围着城楼转了一圈,仔仔细细地观望着这座凝聚在时光里的老城门。6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座城楼上已打下了千疮百孔:外墙墙砖已多处损坏脱落,楼顶木质结构的仪凤楼早已不见踪影,只剩几个光秃秃的大石础寂寥地伫立在秋风里。通往楼上的楼梯被一把铁锁挡住了去处,楼梯上的墙缝里荒草萋萋,苔藓遍地;更有那顺势而生,长势茂密的爬墙虎给这城门增添了几分悲怆几分凄凉……

东华门上有三个门洞。最南面那个门,出入最多的据说是住在东宫的太子,还有皇帝特许的、年纪大的一品二品官员。我走进门内,一股潮湿的风扑面而来,就像穿越到了大明。脚下的路面坑洼不平,墙上缀满白色的渗物,洞顶还不时有冰凉的水珠滴下来。近看,墙砖上还刻着字,记载着墙砖的产

的太阳能,在阴凉的角落里兀自开着醒目鲜艳的深红花朵。正亭前那株白兰树挺拔高大,长椭圆形的绿色叶片,亭亭如盖。枝干间开出一小朵一小朵米白色的花苞,花瓣弯曲,如佛手拈花似婷婷挺立。花苞全部张开来,会露出中央一颗短小的青绿花柱,疣状的表面。记得读小学时,班上的女老师很喜欢用白兰花穿线别在胸前,擦肩而过闻到那股浓郁清甜却不刺鼻的花香,有些女生还会将白兰花放进文具盒或者书本中制成标本,打开盖,翻开书,尽一切方法让白兰花香相伴左右。有时放学,还能见到阿婆在街边贩卖白兰,也是用绳子穿起一圈的白花,可作手钏。

读初二时,家中车厂被房地产商征收走了,记得2010年最后一天,我在修理厂门前那条甬道前走了很久,时而仰头望着天空的月亮,时而看着墙角安静茂盛的菜园,仿佛它们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门前绿荫荫的葡萄树、白兰树,以及过去在这几度过的一切时光将不会再有了,心上忽然感到一种不可挽回的惆怅。

去年夏天去外婆家做客,外婆家的老房子内飘着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,是从大妈家门前的山道上摘来的,放在盛水的插花搪瓷盆中,栀子花统统倒进去。置于客厅一角,满盆花朵,含苞的、绽放的,香气氤氲,不是怀人,也不是思乡。

## 夏夜清欢

□浙江温州 尹晓华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晶莹的星星在无际的天空闪烁着动人的光芒,万家灯火映着树影婆娑,蝓蝓、青蛙在池塘边唱着悦耳动听的歌曲……如此曼舞轻歌的画境,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孩提时代的夏夜。

山里的夏夜,处处都是诗情画意。清凉的晚风从山谷之中袅袅婷婷地走来,拂过田野房舍,使得乡村一片清凉、祥和。泉水叮咚,蛙鸣声声,像是为月光的出场而量身定制的音乐。皎洁而又轻柔的月光,穿过老松斑竹,穿过小桥流水,落在了篱笆小院。人们三五成群,或坐着拉家常,或在小路上散步。也有人在煤油灯下读书,也有人在井边汲水。夏夜,把人间烟火拉得悠长悠长。

奶奶摇着大蒲扇,讲着古老的传说。《嫦娥奔月》是奶奶最喜欢讲的故事之一。她讲得生动逼真,好像亲眼见过一般。我听着奶奶的故事,凝视着天边的月亮,思绪早已飞过千山万水。月亮上面真的有嫦娥吗,她会不会在某个月光皎洁的夜里飘落人间?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,以致我经常望着月亮发呆,希望嫦娥仙子会降落在在我眼前。

捉萤火虫,也是夏夜里最浪漫的事。每当奶奶讲故事的时候,就会有许许多多萤火虫飞过来。可能它们也是来听故事的吧。萤火虫忽闪忽闪的,像是夜的精灵,游荡在小院的上空,依附在周围的篱笆上。我把捉来的萤火虫装在瓶子

## 一碗手擀面

□山东威海 纪方亮

这是间夫妻小饭馆。他走进来时,已是正午饭点,但里面黑黑的,连灯都不曾开。

他要一碗手擀面。老板娘向灶间喊到:一碗手擀面。透明的玻璃灶间的灯亮了,排气扇也嗡嗡地转了起来。

老板娘只开了他坐的桌子上方的灯,乳白色的光让桌子变得柔和起来。

还没上客呐。他轻声跟老板娘说。这几天晚上都没人,房租都挣不出来。老板娘强颜欢笑着说,她的笑比哭还难看。

他讪讪笑笑。手里剥着蒜瓣,不敢抬头看老板娘。

开门就要挣两百这一天才保本,还不算俺俩的工资,还有水电费,唉,不好干呐。老板娘说得激动,双鬓有几根白头发在灯光下闪着幽光。

一碗面很快就做好了,老板关了排气扇,把面端上了桌。屋里顿时静了下来,他独自一桌吃面,夫妻两人在另一桌相对而坐。空气中弥漫着尴尬。

我昨晚就一桌客。我炒完菜出去溜达一圈,这几家饭店都没人。老板手扶着水杯,两眼发直,好像是

在跟他说,又好像是在跟老板娘说。

门哗啦一声响,涌进几个人。老板娘一见有人来,立刻站了起来,急慌慌迎了上去。老板也站了起来,望向来人,眼神里充满着无限期待。

老板娘领着几个人往点菜区走。嘴向老板一努,老板立刻会意,把屋里其余的灯打开了,点菜区的灯也点亮了。顿时,屋里灯火辉煌,各式半成品的菜肴在暖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。

一盘拌猪头肉,焖个小黄花,炒个乌鱼花,炸盘里脊,再来个蛎子豆腐汤。三个人够了吧。打头的高个说。

够了够了,老板娘一叠声地说着,风一样把配菜端到了灶间。又忙着给他们沏茶倒水,摆放餐具。

高个向他这边斜着看了一眼。噢,老板娘,你们一碗面也伺候啊,这够费事吗?

老板娘不自在地向他看了一眼,没有搭话。灶间的排气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,高压锅里火苗吼叫着,舔舐着上方的锅底,滋啦滋啦油欢了,各种配料配菜鱼贯倒进锅里,老板在火光的映照下忙碌着,大勺顶在锅里翻炒着。电光石火间,一道菜已出了锅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2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